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臯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効。

其最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三年為滿，一年主事，二年員外，三年郎中，如是而後議升焉。

如京營簡閱科道，當以二年為滿，勿數月一更。

如巡城御史，當以一年為滿，勿三月一易。

如提學，當以歲升兩考為滿，不得乘便那移，一考甫考而輒議更。

如職方尤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酌議。

如邊撫邊道，責在封疆，自應久任，然不慎選其人，卑者媚虜剝軍，銳者氣高見外，此又不可不斟酌以求其至當者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一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

遼場未靖急在練兵然必將得其人則練有實效持議繫已惟中有定見耳

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勵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常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曰臣前待罪兵垣得與聞遼事故前疏謂兵不可再募民不可再派止當訓練節核已蒙旨着該部議覆矣臣愚靜聽爰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者即行停止將所省安家行粮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

兩議營徇情僨國

當調用者也閻寧夏總兵王汝愈甘肅總兵祁秉忠俱身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須遼左新經撫有請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調之日三鎮并叙可也至宣大密邇　神京近來夷夏雜處以爭貢未定即當年奴酋與北關相持故事隱憂叵測先事預防必得謀勇才能始克勝任乃以　當之此弁生長中土夷情全然不知到任數月激變幾番專以燒煉採戰媚人令之遼左巳爲殷鑒尤可任驕貪之將一憤到底乎臣以此深訝去國諸臣藻鑒之不明也閻去歲宣軍激變副將楊愈茂能解散彼中曾以愈茂爲大同請不知樞臣何故易以

中丞公曉暢邊情

不知軍旅之　反以有用之人投之京營之地及近日有言　之短者樞臣又爲彌縫無怪乎交章論樞臣之誤國矣且楊鎬逮矣廷弼勘矣掌樞者非事外之人獨得無恙巳非法之平矣試思十年前寺臣申用懋督臣王象乾咸以奴酋必叛爲請彼時無有應之及有阻者至今釀成遼左決裂之禍追悔何及若今不早爲宣大計即爲臣言爲得何益哉總之疆埸壞事因用人之失始也自今樞部當遵

詔旨破格咨訪天下之大草澤中豈謂無人即如臣耳目所共知如游擊夏士昌千摠葉時新守備成巳百戶鄒紹

武皆諳堪決勝曾經征倭并備山海及南都水營俱以經奏效樞部酌其才用其人使地方得人若拘定倖薦不論人之有用未有不敗臣因用人關係安危故并及之至于練臣練兵初意原爲京師單弱請建敵臺教習京營戰守以爲居重馭輕之勢此先臣丘文莊三輔循兵故智即協臣貴允續先調南兵一千後募二千亦欲以練南者練北倣漢武教羽林遺意也後乃浸失其意不練京兵而練民兵矣民兵不能六萬而二萬又不二萬而六七千又不能六七千堪練而老弱居半調來南兵不惟不能練北且北與之鬪矣夫練兵若以援邊則當練之邊地邊事乎而練

局結練兵若原以衛京城則當兼以京營京營壯而練功成今既援遼又不兼京營則此練局亦必遼事平而罷耳遼事平而罷則練者已散而之四方京營之廢弛猶故也何以爲衛京城豈費幾許金泉幾許官職幾許挑揀不能爲百年之計徒以備一時協守之用固無庸一大將又安所術一練臣也又部議三四千人減一千防喜峯等口又或令三千合永平山海新兵七千爲一萬移山海關則又安所置練臣也練臣前疏自裁請及今叅

旨汰處然則汰處罪而練臣之局亦結矣此一宜議也再照而兵三千如不緊之冊既已糜餉又習散玩揭安所置

之此又一宜議也近見部疏當挑汰三千務費一餉得一
兵之實用至當矣臣以為調募南兵斷不宜與京兵雜處
宜移駐通昌務合兩兵增兩鎮之重有四便焉敬陳于左
南兵仰給南糧定不能繼議者欲權以京班銀佐之此項
原為京營設數亦不多斷乎不可今于通昌汰兵三千之
遺餉即發此三千南軍則兵不闕額餉不另增其便一北
軍月米一石南軍一兩二錢操防同而給餉異其勢必相妬
有甚于今春之鬭者何以比蛇足而添京營一擾乎今移
駐通昌餉既相等且兩地分曹而練各自安習其便二京
操米明而集日餔而散不聞懽賞一人間稍振刷群起而

華之南操較藝角勝，行賞飭罰，非竟日不完。合練于通昌，不致以京操之煩勞，南兵即欲藉口偷安，能乎？其便三。通昌諸衛京師，呼吸緩急，朝發夕至。向俺答內寇，設有一重兵扼其中，何敢駸指關乎？今練兩兵于此，隱然虎豹當南，接天津，北聯居庸、永可，建威消萌，其便四。此四便者，要惟因兵轉倘一轉移間耳。然臣終不能忘情于久遠之計也。合無京營量挑選鋒之雙粮者三千，即擇一營將領之，另爲一營，于兩營酌中之閒練法，受成練臣，日操聽之將領，自山海關內董家等處遇有調發，三營更番迭出防邊，仍駐本處。內京營選鋒三

千訓調一千旣聽許即營中選鋒別更選調劑而復旅其擊回選鋒即着原將領照舊操練不雜不擲庶幾二三年間京營必漸改觀臣即以此九千人教京營京營强矣獨有議餉一節三鎮募兵旣不許更番則當另議加餉如部議數京營調出及南兵或即于京班銀中量加犒勞或于南中一千額內量解濟賞可也此非臣之臆說亦科臣楊漣科抄中而謂更于三鎮之兵與京營兵量選成營真確論也至于堪任將領于京營中無踰楊愈茂者然臣知其才堪大用此當于營將中別選若南兵游擊張超頗有才力可以量行加銜統領其他非臣所知也惟

大賞大罰殷宜慎重絕有關係之深

陛下念疆場多事內地極虛即
勅下部如果臣言可採本部自有從長條奏矣
六日己酉御史張捷慎微決壅疏曰竊惟人主以夾輔責
之大臣以糾彈責之言路而中官者供洒掃給使令傳命
之外無他職業然朝夕居人主側易見親信賢固資其贊
襄否則遂受其蒙蔽豈不有關于主德哉伏念
皇上幼冲血氣未定日講既輟數日一朝就此臨朝之日
又不過起拜叄數半晌還
宮其所朝斯夕斯而周旋容邇者伊何人耶巽執六尺形
影相憐一身之外都無足恃

燄然起念

皇弟皇妹嗟骨肉如外人大臣言官望宮闈如天帝每一念之臣心欲嘔輔養之功既不得之于閹臣漸染之微似轉操之于中官曾共受
皇祖
皇考厚恩共是
皇上臣子獨不一爲
皇上念之耶恭覩近日
批發科臣李春燁聖齡方茂一疏仰窺睿明遠覽真是
聖躬有關于民社之重而又示該監以職守嚴密
敕外廷不得過疑大臣子何敢有疑于君父哉愛之至而

疑生焉或起居飲食之欠調或愛憎嚬笑之時假加生如存之念或懈于皓齒蛾眉用賢圖治之功或分于左右便嬖今

皇上謂煖閣內司禮監等官職守嚴密此固外廷諸臣之所深願厚望于此輩而不敢必得者也望之至而疑又生焉新進侍才之銳或遂以竊弄爲精神老成戀寵之濃或遂以將順爲容悅容悅稍成安知非矯持太阿之漸微疵毫舉安知非吃緊防川之自數拜酬勞安知非朦朧封爵之機臣輩亦何仇于中官而疑之倘賢如懷恩譚吉諸人于宮中能多所

臣正、而一毫不以私意抗、外廷臣將替揚之不遑、何疑之有、不然臣于大臣猶疑之、何况中官、科臣之疏有曰、大臣與言官爲二、則必與中官爲一、知言哉、臣謂大臣不能與言官爲一則不如善一二　力秉至公、折衷群議、何乃驟無可否、而摧折之術、又敢于明用也、大臣不能與中官爲二、則不如善一二、固其惜富貴之心、堅其顧名義之念、使誘掖獎勸之有方、此輩何嘗不可爲善、上以勸護

聖躬、中以調維骨肉、豈無少補耶、且

朝端之地、儘有光明正大一路、聽大臣之自立自行、更不須仰人鼻息者、如今日最不可與人之大賞莫如王昇臣

三楊劉薛諸公方能用此輩他人決爲此輩所用

人賞

同官徐揚先言之，部臣黃克纘又言之，吾敢露情迹顯
然，賞勞當酬，殊封難旨，有何不釋之疑，況
皇上篤志
聖恩加惠　懿親不在速而在真，倘早爲他人所竊冒，而
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　天之日，此正
聖心所大不安也，臣謂
聖母嫡親家屬不須尋訪，只須究王昇父子，可立見矣，但
准其自首從寬，仍不妨量示優養，陷詐僞之重罪，沒望賞
之微發，臣有以度小人之腹，其患斷不至此也，今日最不
可緩之大刑，莫如楊鎬李如楨，鎬逮年餘，如楨逮又數月

矣。陷城辱國，罪在不赦。業奉

敕旨有難結之案，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周永春輩又安望其議速議稱。不爲網外之漏耶。至若忠存當乎安儲，用貴存乎程品。念捐期于爲國，事有異而同歸。

年來軍兵告急，航海餽粮，颶風作祟，動遭飄失，數百人之生命，以魚爲糞，數萬石之軍需，以淵爲倉，傳聞登萊附海諸郡，大戶虛應，窮徒包攬，不惟利彼垂鍰，兼以耗我軍實。滿載泥沙，漂沒粮船並下，豈可無術而處于此。既急軍興，勢不得不海運，欲善海運道，莫若嚴選偏臣于五月間過徐見南岡臣于仕廉者籌之甚悉。仕廉清品真才，留心經

練臣

濟處徐數年親歷踏視鑿鑿以爲可行官則責成治海之方面有司而民不騷擾外則更番增額之防倭班軍民不苦勞計費金錢二十萬而足大新河果成則以三百里之安流避大洋數十里之湍與其委百萬餉于莫測之洪濤莫若損此二十萬金錢聽冏臣條上而採行之成見當融毋持廢河悞國之邪說便宜當假毋蹈經臣掣肘之前車練臣徇國恤而并請重任練臣者務事權而責成效欲用則必假以爲之權不可用則當還之故吾之地奈何處彼于若用若弃之間灰將來勞人志士之志臣恐籌國事則智者誠多顧身家則愚者亦少旦夕有急相率而創練臣

親省爲　國家出死力者大臣于　朝廷大賞罰大機宜
自當平心定識爲
皇上力持之豈盡糊塗兩可之間揣摩于不可知之意而
爲哉伏乞
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悃存深宮慎防之至慮嚴
敕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又使大臣
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宮府通爲一體而明良比隆
三代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奏曰今日
御前侍宜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宮前後

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亙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為龍撫
令一子為匹婦耳當　燬鬻之一炬而不厭而
皇上遡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為優厚罔所虧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哉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
誰敢爲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
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慰、設如
諭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既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忍與照管并殿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

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

所伏願

皇上之愼重者二天祚

聖躬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爲堂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横爽批頰之跡在　選

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妒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卧階者三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即在普天率土臣子

亦切同讎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

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恃焉且外廷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讎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日之日安

社稷安選儒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難方興讎

不讎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黙奪者四奏　留中

移宮始末此疏可明之概閒有裝飾有以也

乙卯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　李選侍移宮一節避

至尊之宸哀嚴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閒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案是亦諸臣含諳不言之過矣臣以一介草莽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既目擊當日情形亦非身在事內再

回思維何敢不一詳、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敢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雖竟再四叮嚀、則有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從門隙中、手攙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

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勤念壽宮、君臣並相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

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忌憚者、藉一事權到手、僅僅[illegible]

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
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前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
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為重、宜急于前見之、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目睹忿

晋詔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宦人附　宦堅阻不容顧

命大臣遽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景

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荅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輧至文華殿門行嵩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稱

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
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
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
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邇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攙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
深相交結之能貫下有忍

皇上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
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託
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況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　宮之
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　宮之專疏益因
皇上一正九五决無避　宮又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
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　宮既不得不移，自不得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　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為　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不然當繼進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嬪踞

天子之宮，以抗

沖年之新主，俾

登極之後，與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而

楊公調劑極善無乃假之揚波鼓浪者實甚耶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
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迄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
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客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
璫只宜臧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

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　移宮
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臣子尋嘗事臣
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
陳請瑣言之豈得已乎哉　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過
計私憂而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狥亦絕
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揑倡
選侍徒跣跟蹌欲自裁處并揑稱　皇八妹失所至于投

并者或傳處罪璫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
夙夜憂時之士悞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日不
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
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　宮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
懲前慮後時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等又譬如人家主人
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
清靈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　選侍
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
惜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

藤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孽邪又或得以因緣多
事于以保惜先年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快也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啼歔海涵天蓋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
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示者如今當一陽
來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蒙

皇上聖明察臣之愚衷赦臣之罪過乞採臣之愚言是於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 諭教
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 李選侍亦請自上裁再
酌加恩數亦遵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天矣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

其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眞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
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竭力忿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無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
開誠布公，勵勤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訪語
妄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
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
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
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

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
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
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
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
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
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
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
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
欲行庇護之謀，先將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淆亂，朝政不
寧，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

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
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發冊，選侍仝然不
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
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
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宜，必至于
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侍宮中行一拜
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
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人共見而不忍
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為悞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
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忖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選侍未有憂色選

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
不早則選侍牙爪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
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
話選侍就拏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
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
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
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開

聖母之崩。孫選侍之罪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為

聖母只為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於喪父母之讐。不共戴天

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執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沖齡。外廷疑為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令

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
愆特諭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 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瀆
聖聽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悽境危
衷宛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煩瀆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即早毓 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真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而爲帝王中曾閱矣，第後先情景，宮闈秘密，諸

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持一已之是，過爲

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

敢，先是屢奉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閱，仰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一防嚴宮禁，一非維

城，保護　皇元孫，一愼內官，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部覆，一厲廉恥，一接群臣，一諭和衷，一親講祀，

盗竊承運庫祭器，奉

聖旨，這所奏寶藏庫錢糧，干係重大，各當巡看以防不虞，如何十日巡看一次，該庫職守何在，今被賊人盜挖祭器，疎虞之罪難辭，王虎本日欠嚴，本當重治，姑且不究，姚救等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賊人敢于禁內行竊，大逆法紀，東廠并緝事衙門，上緊嚴行訪拿，務在得獲，被挖墻窟水溝，該監即時修理嚴固，毋得仍前致有疎虞，該衙知道，

都給事魏應嘉奏曰，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單挾貴鼓譟，

燒毀公署乞行酌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於打劫如此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看議其致變之原何故其訛傳之語始自何人衆軍聞訛言而喧嚷于廠府部三四衙門者的爲何人其燒毀科臣公署的自何人發謀有無大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確得主名者夫殲厥魁首脅從罔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毋得株連使玉石俱焚毋遲疑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衆心往時大同寧夏之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拮据況留都爲

祖宗根本重地萬一日久惆疑而有不逞者從中挑之再

以訛言蠱惑其關于文輝者猶小而搖撼根本煽動江海思亂之和民并窺伺之奸賊恐禍之流濫有不忍言者是在當事毋泄泄視之而臣因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有軍紀不肅一至此者臺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受職豈一科臣歷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手而握印累至八九顆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決也速允文輝之去或文輝毅然封印自決其去豈有至爲衆軍所側目幾爲煨燼者科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禁闥而淮南寢謀則戡禍定亂實在川人而銓部拔滯伸枉尤關鼓

缺、如原任南京科道丁　黃建中汪有功等其人者益
與文輝比肩仝著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
立敢言、不畏強禦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當事之意而擯
其始心公道至今冤之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猶沉謫籍不得與左
祖要人而必抵之使下乎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使之盡忠
報國也哉、故與其在今日獨攬魁柄而眾心不許以盈滿
召人神之厭孰若在當日愛惜人材而辣手不施則毋薄
留都之官而一切振飭紀綱扶持公道勉強從事夙夜匪
懈臣尤願南卿貳與臺諫及六曹諸臣益尊其官益精其

職庶幾

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而于

祖宗並建兩京之意不至犄輕犄重六師克詰萬年寧謐

鍾阜天塹增其高深與成周歌岐詠豐者比隆論烈使臣

等盧非托在下邑俱得蒙業而安則萬年有道之長端必

由之矣職因事直陳罔避忌嫌統惟

聖明裁察

上曰南軍原無賞例鬧詐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

各衙門嚴查首惡併該管各官分別奏處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

聖旨卿純衷體國贊襄密勿茂建勳勞
皇祖宸衷獨斷謨制備著
皇考新政沛著毗贊良多嗣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
三朝從來未有朕眷任耆舊倚賴方殷卿乃連詞乞身情
詞迫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著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大
學士就第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
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尚寶司司丞稱
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愛國愛身以需召用該部知道
詹事公所疏言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悴歎、竟夜徬徨、又聞
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
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道
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辨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時、詢審繹、惟科
臣楊漣疏中、所述情狀、最爲真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
遠、以貲　兩代光明謐靖之治、

禮科李若珪奏　吉回話奏曰臣原因司禮監李實劉克敬各一本爲恭選　大婚事內請隨帶推算官徐洪許給勘合臣意選婚之法必由粗而後精先擇其淑女之家後以及于本家之籍貫係州縣而選之府係府而選送之司道而後推算八字彙選桑運未有于州縣知選之時即人人推算借謂隨選而即人人推算亦宜即用各地方之陰陽生爲便待擇其可當

聖配者彙選京時然後用欽天監推算非謂必不用欽天監竟用鄉野之人而亂

祖制也臣習見往日之驛騷恐兩勘合並行一路民愈不

僉明

大議見大謀論有用之章堪與劉令侯尚寶數小人之奏疏並垂不朽

消公憤確準當用人

堪是以私憂過計蓋謂帶擻筭之勘合而發非謂選婚之勘合而發也臣禮科也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而不意抄參乃冒不諳事體之罪臣之罪豈容誅哉除席藁待罪外請候
明旨

戊辰御史方震孺惜人才疏曰臣惟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太平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既平則國是日定群下無爭鬬之風國家享和平之福豈不休哉然太平之氣象則莫若于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

論北 論才

則不平何言乎論才之當公也夫賢奸不並立不擇地而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逞一一僂指聊舉千百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橫槊下馬賦詩長江南北大者王小者侯超岐鎬而越豐沛莫千古一再見矣既而燕山定鼎則幾輔之八豪又鼎峙焉以一狂僧爲莫主定策姚少師固姑蘇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乾坤二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相映豫章之彥繼解縉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立千古之泰交文正挽一時之劫運是又三湘七澤所幻化也楊新

都之馭權藩趙內江之忤奸相則爲蜀之人平原蒲州內振綱紀外修邊務則爲秦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文達之平章第一則爲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秦襄毅之孤清楊太師之生榮黃少卿之死諫則爲齊魯其人然而梁文康之章韶湯忠介之孤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不可謂粵海鬼方絕徼而高賢大良蕭宗也然則豪傑之生也豈擇地哉

天鍾異人以爲　國寶者論才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剛柔可勿問也各有心知各有意膽各有識路各有造境父不能同之子兄不能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

湖上公

程品

而用之而其梓里親戚與其知交朋友可勿問也人又有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末路全差事業無窮豈止登九重之塔人品難定正宜以三日之觀故論才者但用其才足以了當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問也蓋必如是而後稱公人心平矣乃若程品則豈易言哉每見有一好樂動君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譽一爲認理而着脚一爲藏身而借假其後日復一日樂其臭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而惡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盡棄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爭之生皆在于此不知人有一時之挺勁亦有徹底之澄

云合論可謂與程

清合六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于清流亦有生平之好修無慚衾影合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有羣議正紛而劃開天之妙手有局陣已定而拾衆口之殘涎合開創與蹈襲論之而後品可程也即如數十年已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假瑜而貌不殊精神自別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差乃至盡寬其行撿又如同一論察典而畢竟捨死報國者膽氣橫空同一論淮撫而畢竟拚命發端者孤忠可鑒同一論張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撰禮卿而

用人

招權者反畏者如見若夫坦衷直腸寧去官而不肯責友者豈容並論則蔡臣徐揚先之微言爲最若也以類而推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則人心平矣而若用人則又豈易言哉人如爵祿遊權所以深愛人也而如其用不當反以斷送其平生人如林泉固頗爲不愛人也而不知含之備足保全其身價士亦有雅負清修而難言經濟亦有共推褒譽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縉而不爲其貴至今享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撫遼尚且錄慷慨之勝豈其敗裂遂至于是乎大抵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官且累一人

因人授官 可謂異常

矣今之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邊情眞能吏倪巳共許其才情何必深誅以門戶又如畢懋良而能任即清卿不足以藎其才盛世承潔而不枯則林居何以償其品韓光祐立朝有色而假元牽累至今爲不了之局實予俑居官何罪乃一棺荒草難追泉下之魂悲白日之轉九慨英雄之易老蓋天地之生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易遂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棄之也以類而推用人者必如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微臣有感于紛紜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唯唯靡靡者無所見奇烈烈轟轟者不肯投俗而時事所長又不無巳甚過當者亦以激發

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者競爲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擯甚衆雄鷙者冲鋒深密者譛將同我則雲霓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眞可爲三歎也哉而細窮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

人臣事堯舜之

中主當休明之盛時自已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閑事則爲功名者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大之

是斷紛紜忌若

皆一狀使人拍案叫絕

天光無炎之地與日走日逐患我軀幹不歷氣力不前不患人之臨塞也今欲使之一歸混同永無爭執則救時急着又可深長思矣有未撤之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題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參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皆立于四虛之途使已無藩籬之可測復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棘手自然彼不傷心無為後浪之推永戒前車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今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痒用一半君子又用一半小人此其為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品類但擇其君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憐才不阿私矯

嚼破政本銓司是根源之議

枉不過當此正所謂如劒揮空如刀砍木永斷葛藤全無掛礙至快至快者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之爲物也有雜有鏐一鎔以大冶則嘽嘽蕩蕩皆化爲精金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冶者也陶鑄若類以保我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採擇施行

知義其神乎

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楚鄙豎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光宗初登大寶、值膺老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柔情、
不八日命危于奸豎、宿孽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
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違和之繇一疏、自分妄言
宮腋、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徹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特

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爲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

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

始末一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

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

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

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祗以疑關禁近事

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徵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為誇翊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群瑞擁護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熇歷號呼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懸耳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扤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敢言手捧虎淵之日微友朋之慮與猶謂過情耶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眞最篤臣今日
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決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
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
諱者又況移官始末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
然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骯髒之人
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獎諭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為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敎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
先犬馬卒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歡
龍逢比干于當年遭遇之窮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

潔身去險人皆能及之

不免借
主眷以榜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
向日憤爭謂何始於鷹鸇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
畝逐擠之情而陽樹犬馬戀
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爲
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
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或臣一去或者卯止可以風頑鈍
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
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渺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槐無忌之山農

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軍政拾

遺訪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賫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

聖裁

辛未

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孳孳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

本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如游、爲朕首簡賞嘉清慎特用眷驟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諭不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左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蒞謨克贊、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銓均、推舉苟無失當何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柱門、逕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其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兩朝罪貫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圖總因辜恩藐朕沖幼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百度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克纘命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朕又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可傳示各官務各滌慮[illegible][illegible]清白矢忠恪共職業以佐平

明逆治姬武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
諭